

# 心中的长河

■范春歌

## 情到深处

老式录音机里的磁带缓缓转动，传来父亲范迪宽深情并茂朗读边塞文学作品的片段，家人忍不住泪水盈眶。一身戎装的父亲仿佛依然坐在我们中间，陪我们共度周末的名著朗读时光。

1932年，父亲出生在河南的一座古镇。清澈秀丽的汝河绕镇而过。淳朴的古镇生活，铺垫了父亲最初的生命底色。15岁时，在河南省立第十中学就读的他，受进步思想影响，与家人不辞而别，参军入伍。

解放战争，炮火连天。父亲参军后，从事文化宣传工作，编印战地小报，画宣传画。

母亲李莉是父亲后来在四川美术学院美术系学习时的同窗，也是父亲美术生涯的见证者。她14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，与父亲不仅是生活伴侣，更是灵魂伴侣和艺术伴侣。

母亲常向我和妹妹谈起父亲艺术创作背后的故事。淮海战役中，父亲随团在天寒地冻的战壕里坚持20多天之久。渡江战役中，父亲所在部队属于渡江突击队。渡江后，父亲接受查看有无幸存伤员的任务。暮霭中，只见靠近岸边的江面上停泊着一只木船，载着满满一船战士。他大声呼喊：“船上有伤员吗？”如是几声，无人应答。他涉水爬上船体，才发现船上的战士们已全部牺牲。那悲壮一幕，让父亲终生难忘。

2015年，父亲去世20多年后，我来到当年父亲参加渡江战役的地方——安徽省望江县。当地有一座渡江烈士陵园，长眠着200余名在望江县参加渡江战役牺牲的烈士。我寻遍全城买到一束鲜花，代父亲敬献。

1950年秋，正在参加剿匪战斗的父亲，接到了去西南人民艺术学院（四川美术学院前身）美术系深造的命令。不久后，父亲又接到重返战场的命令。此后，他两次跨过鸭绿江来到抗美援朝战场，用画笔记录那段硝烟滚滚的岁月。

上甘岭战役的参战部队有父亲所在的志愿军第15军。战役结束后，他来到那片阵地，被眼前的场景震惊。山岗上，树木和岩石都被炸碎了，一脚踩下去，混合着弹片的浮土能没过膝盖……那天，天气阴沉。志愿军战士们要赶在大雪落下前，挖寻烈士们的遗体。父亲放下画夹，流着泪水和战士们一起挖寻……

抗美援朝期间，父亲创作了油画《炸不断的电话线》《黄昏的山谷》等战地题材作品。立体再现上甘岭战役，成为父亲酝酿多年的创作主题。1974年，他开始正式着手创作油画《英雄阵地上甘岭》。

创作期间，父亲因病住院。在病床上，他依然没有放下画笔。同病房的一位军人发现他在画上甘岭战役草图，激



油画《山重水复》，本文作者父亲范迪宽创作。

作者提供

动地说自己当年就参加了上甘岭战役。父亲在油画《英雄阵地上甘岭》中描绘的被炸瞎双眼的战士蒙着带血绷带，揣着手榴弹冲出坑道，已失去战斗力的战士让战友把机枪架在自己肩膀上扫射的场景，便源自那位军人讲述的英雄原型。

在创作《英雄阵地上甘岭》过程中，父亲和母亲谈起战场见闻，两人常泪如雨下。父亲不得不多次搁下画笔，平复心境。后来，《英雄阵地上甘岭》入选全军美展，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陈列。父亲的老部队也将这幅作品复制后陈列。

父亲去世后，他的老战友曾清泉曾来我家。他特地带来自己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追忆上甘岭战役英烈的文章《幸存者的愿望》。文中记述了他应朝鲜大使馆的邀请，代表参加上甘岭战役的部队重返朝鲜的经历。去朝鲜时，他带了两件物品：一瓶用来祭奠志愿军烈士的白酒，一张我父亲当年在朝鲜赠送他的摄于战后上甘岭的黑白照片。父亲送他照片时说，在被炸成焦土的上甘岭阵地上，他仅仅找到两根半截树干，一截将送往平壤，另一截将送到北京。

曾清泉叔叔后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，见到了父亲所说的那截被火烧焦的树干。这次重返朝鲜，他又见到了另一截树干。也因曾叔叔的这次来访，我们第一次见到了《人民日报》同文刊载的照片。照片上，父亲当年神色凝重地蹲在上甘岭两根树干前。那一刻，我们再次感受到父亲内心的波澜。

三

经历过战火硝烟的父亲，在生活中

充满了温情。

军旅画家郑洪流来我家时，曾诧异阳台上的一盆盆里竟种着绿草。那是父亲在野外写生时，发现挤在干涸石缝间的野草已近枯萎，便将它们带回家栽入花盆。洪流伯伯得知原委后感叹：“经历过战争的人，我能理解。”

曾经，父亲每年有很长时间要下部队深入生活，担任美术编辑的母亲工作也很繁忙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和妹妹的日常起居由姥姥照顾。一次，姥姥回乡探亲，我和妹妹很想念她。父亲笑着说，马上就让你俩去见姥姥，不用买车票。他拿起画笔给我们画了一只大鸟，把我和妹妹画在鸟的翅膀上，说让这只大鸟驮着我俩去老家看姥姥。我和妹妹破涕为笑。

父亲的遗物中，有一个香囊，那是母亲亲手缝制的。每年端午节，母亲都会按照北方习俗用七色丝线给家人缝制香囊。有一年过端午，父亲恰在边疆部队采风，母亲就将这个香囊寄给了他。没想到，数十年过去，这个香囊依然保存完好。他和母亲在郊游中捡拾的红叶，多年来也被他仔细地夹在书中。在我的书房里，一直悬挂着父亲为我画的童年肖像《春歌睡了》。这幅画作细腻地描绘了在宁静夜色中酣睡的我。父亲慈爱的凝视，蕴藏在一根根柔情的线条中……

从战争年代起，父亲一直保留着写日记、做笔记的习惯。我在翻阅他的日记时，发现他于1981年在上海观摩画展后写的一些感想。在谈到画展中战争题材的绘画作品时，父亲写道：“有几幅反映战役的作品，不过八九十公分大小，但画家都安排了生动的情节，画得很逼真，很有戏剧性，引起观众极大兴趣。”他由此思考：“主题画除了特别需要外，可以不必都画那么大，观众看

画也方便些。”

父亲后来经常构思如何用不大的画幅表现军事题材，可惜还未来得及实现，就病倒了。父亲手术后的几年里，他的老战友都积极伸出援手，给他精神上的鼓励。在战火硝烟中凝结的战友情，给了卧床的父亲莫大慰藉。

1991年清明节这天，父亲走了。遵照他生前的遗嘱，母亲带着我和妹妹，将父亲护送到他的家乡。父亲陪伴在他的父母身边，弥补了一个游子当年不辞而别的缺憾。

四

我常常在追访父亲深入生活的足迹途中，与他“重逢”。父亲和母亲曾于20世纪60年代初赴鄂西山区采风。由于交通不便，他们随团翻山越岭，周折多日才到达目的地。三省交界的古镇百福司，是他们其中一站。

半个世纪后，我也来到这里。古镇上，穿行着头缠青丝罗帕的男人和身背竹篓的女子，仿佛从父亲和母亲当年的画幅里迎面走来。有位老人听我讲父母当年如何来到这这里时，惊喜地叫起来：“我见过！”原来，父亲和母亲来到百福司采风时，这位老人当时正在公社当文书，接待过他俩。老人形容：“你父亲穿一身绿军装，个子高高的，很英俊。你母亲很秀丽，扎着一对乌黑的大辫子。他俩每天清早就背着画夹外出画画，揣着几个煮红薯作干粮，没有菜吃，就用红薯蘸辣椒。”我听着听着，眼眶一热。

父亲还曾独自到红旗渠体验生活。见村民没有条件照相，父亲就在写生之余给他们拍照，回到武汉后冲印好，再给他们寄去。有一年，父亲接到一位村民的来信，信上说他的父亲因病去世了，当年寄给他父亲的照片因房子漏雨受损，希望能再寄一张。父亲考虑到老人子女多，特意多冲洗放大了几幅寄去，好让每个子女都能拥有一张他们父亲的照片作纪念。那位村民收到照片后，寄来一袋山核桃作答谢，父亲和母亲又买了一大袋糖果回寄过去。

后来，我沿红旗渠走了一程，发现有一段水渠就是父亲在他的版画《红旗渠》中描绘的地方。我在这里伫立良久，直到夕阳把太行山染成古铜色也不舍得离开。因为此刻，父亲和我站在一起。

这种特别的“相遇”，不仅仅在林县，也在浩浩长江三峡，在巍巍大别山……

每到父亲“远行”的日子，家人都会打开录音机，重温当年的朗读时光。而今，我翻开自己的新书《几行千里——沿着长江上高原》，为父亲继续朗读：“回望两年来无数次往返长江两岸，溯江而上的日子，一路见证了长江在中下游平原的缓和从容，也见证了它在上游深山峡谷中的奔腾和激越。这是一条集雄浑与婉约、刚烈与柔情于一身的长河，属于大自然，也属于生活在它广袤流域上的每一个人。”

我亲爱的父亲就是这样一条长河，在我的心中川流不息。

## 两代之间

小时候，几乎每年寒假，朱雪菲都会跟着母亲上高原，与父亲朱永剑团聚。尽管路途遥远，可因为父亲在那里，上高原便成了朱雪菲一年中最期待的事。

朱雪菲考上大学那年，父亲转业回到云南老家，一家人团聚的机会才多了些。

这天，家里来了一个年轻人，叫杨雪帆。他刚从军校毕业，分配到甘巴拉英雄雷达站。休假回家时，他听说同乡老兵朱永剑曾在甘巴拉戍边，便专程前来拜访。朱永剑见到杨雪帆非常激动，向他讲述了甘巴拉的荣誉和一代代官兵战风雪、斗严寒的故事。

第二年，杨雪帆休假再次来看望朱永剑，向这位老兵汇报自己一年来的成长。看着眼前的青年眼中有光，脸颊因染上“高原红”而更显坚毅，朱永剑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，更萌生了撮合朱雪菲和杨雪帆在一起的想法。

因为对军营有着相同的情感，两颗年轻的心越靠越近。2018年，杨雪帆和朱雪菲走进婚姻殿堂。

女儿蓉蓉出生后，朱雪菲身上的担子一下子变重了。有一次，蓉蓉突然发高烧，直到一周后，病情才有所好转。恰巧那段时间，杨雪帆在外执行任务，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。

蓉蓉出院回家的那天夜里，朱雪菲看着熟睡的女儿，多日来积攒的委屈和心酸涌上心头。

母亲察觉到朱雪菲的情绪有些异常，便询问缘由。朱雪菲将心中的委屈，全都倒出来。母亲听完后，温柔地说：“妈理解你，当军嫂很不容易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慢慢来，妈会陪着你的……”听完母亲的话，朱雪菲的情绪渐渐平复下来。

不久，杨雪帆的单位领导给朱雪菲打来电话，重点说明了杨雪帆在此次任务中的突出表现。她才知道，原来丈夫这段时间吃了不少苦。

蓉蓉2岁时，朱雪菲抱着她踏上了去高原的探亲路。漫长的旅途中，她拖着行李，抱着蓉蓉，深切感受到了母亲

■黄特 徐俊杰

## 甘巴拉情缘

当年的不易。

朱雪菲和蓉蓉住在家属院的那段日子，杨雪帆经常工作到很晚。每天晚上，等蓉蓉睡着后，朱雪菲就站在阳台上，等那个熟悉的身影回来。一个周末，她准备了一桌饭菜，可杨雪帆接到一个电话，便匆匆离开了。等他回来时，天已经黑了。朱雪菲把饭菜加热后，杨雪帆便狼吞虎咽起来。见此情景，朱雪菲眼眶不禁有些湿润。那年冬天，家里收到了杨雪帆的个人三等功奖章和喜报。

今年初，朱雪菲和蓉蓉去机场送杨雪帆归队。蓉蓉不停地挥着小手，用软糯的声音喊道：“爸爸再见，路上小心哦！”直到杨雪帆的身影消失在人群中，蓉蓉的眼泪才掉下来：“妈妈，我不想让爸爸走……”朱雪菲摸摸女儿的小脑袋，将她揽入怀中。她对蓉蓉说：“别哭，过段时间，我们再去看爸爸……”

## 给妈妈跳支舞

■袁笑

## 家人

母亲生日那天，恰好是个周末。杨越换上舞蹈服，请战友帮他拍摄视频。这是他送给母亲的生日礼物。

杨越选择了军旅歌手小曾演唱的《军中绿花》作为背景音乐。他喜欢这首歌的旋律，很抒情、很优美，歌词里包含了他想对母亲说的话。

那年，杨越的父亲因病去世。为了给父亲看病，家里欠了不少钱。刚在舞蹈艺考中取得好成绩的杨越，放弃了上大学，去外地打工。

“去当兵吧，妈就是你的后盾。你不用管家里，妈现在身体还可以，多打几份工就好。”在母亲的坚持下，杨越回到家，开始准备征兵体检。他对军营充满了期待，想象着去一个全新的地方，迎接全新的未来。可是，事与愿违。当年9月，杨越入伍落选。母亲再次鼓励他：“儿子，明年再试试。”

母亲平时靠卖手工艺品挣钱。每天中午，杨越就用保温盒提着饭菜，给母亲送到摊位上。到了傍晚，母亲会带回家一些蔬菜，给杨越做营养餐。“营养跟上了，身体素质才会好。”母亲总是匆匆吃过晚饭，就返回她的小摊，常常深夜才回来。

收到入伍通知书的那天，杨越含泪向母亲鞠躬。母亲摸摸他的头说：“妈没啥能耐，以后你要争气。”杨越认真地点点头。

由于有一定体能基础，再加上接受了科学的训练方法，杨越很快在军事训

练中脱颖而出。一天晚上，指导员问他：“你的资料上写着会跳舞，愿不愿意参加演出活动？”

“愿意！”杨越激动地回答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他努力挤出时间编舞、练舞。有了军营的淬炼，杨越对舞蹈有了自己的理解：它应该展现生命力，表达坚韧与蓬勃的力量。他希望通过舞蹈，表达自己对军营的热爱。

杨越在排练中，还加入了很多体现力量的动作，希望传递给战友们敢于超越的信心和勇气。在新年晚会上，杨越的舞蹈表演青春热血、刚劲利落，获得战友们赞赏。

演出结束后，他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。母亲激动地说：“妈相信你，一定会越来越好！”

有了母亲的鼓励，杨越更加自信。2020年，杨越以优异成绩被军校录取。后来，他还随文艺小分队前往驻地军营，为官兵带来一场场暖心的演出。有次演出的压轴节目是歌曲演唱《祖国我是你的防弹衣》。节目最后，所有演员一起呐喊：“祖国，我是你的防弹衣！”每到这时，杨越都感到心情无比激动。

“我已经成长。在此之前，是妈妈披上铠甲保护我。谢谢你，妈妈。”杨越将这段舞蹈视频发给母亲，并在字幕上写下这句话。

“妈妈你不要牵挂，孩子我已经长大了，站岗执勤是保卫国家……”伴着悠扬的歌声，杨越在草地上起舞，阳光洒在他的脸上。他轻轻合上双眼，脑海中闪过母亲在人来人往中吆喝卖东西的场景……在杨越心里，母亲的爱就像那抒情流淌的旋律，始终在心中温暖着他。

## 家庭秀

爸爸  
这小小的西瓜哪儿来的  
它的肚子里  
是不是  
和我一样  
装着很多思念  
它是不是  
也在等着它的爸爸  
让我抱一抱它吧  
让我的小手温暖它小小的家  
李学志配文

定格

不久前，新疆军区某部干部李中原的家人来队探亲。图为李中原陪儿子参观营区菜地的情景。

罗兴仓摄



茅文宽绘